

光影之约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特别报道

越来越多新人成长于上海国际电影节打造的“6+1”阶梯型培育体系

为新人梦想搭阶梯，为中国电影约未来

■本报记者 王彦
实习生 郭凡熙 臧韵杰

12年四重身份转换，梁鸣的成长轨迹，也许是电影新人在上海梦想生花的高度浓缩。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以下简称“Y计划”)日前揭晓了入选影人名单。作为本届“Y计划”最终推荐人之一，梁鸣被大家称为“大师哥”，不仅因为12年前的他开始与上影节深度结缘，还在于2021年，他就是“Y计划”的首批青年人才之一。12年一轮，从拿着项目找伯乐的王无之辈，到以个人经验反哺平台，梁鸣把自己与上影节、与上海缘分比喻成学生与学校，“每次拿着新成绩来汇报，都能感受到电影之城氛围，对青年影人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事实上，梁鸣并非个例。张猛、韩杰、刁亦男、李霄峰等不同资历的影人都在上海有着被发现、被看见、被嘉许随后走向更大世界的经历。立足“亚洲、华语、新人”的办节定位，上影节经多年深耕，已形成了迷你电影单元、金爵短片、创投训练营、电影项目创投、金爵亚洲新人单元、金爵奖及 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6+1”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在这条拾级而上的体系中，上海从电影业的人才多样化需求入手，从个体成长的不同阶段介入，为新人梦想搭阶梯，为中国电影预约未来。

“学考研奖”一条龙，形成人才成长的扶持闭环

知名制片人、监制梁琳在本届上影节至少有两重身份，她既是创投训

练营的年度推荐人之一，也是“Y计划”最终推荐团成员。站在“6+1”阶梯的不同台阶观察，她把创投训练营比作“考前辅导班”，而“Y计划”是一次大考。“有明确阶段。简单说，来到电影节，有人缺孵化的资金，有人需要通过专业的培训来确立自己的电影观、认知电影市场。”上影节让不同资历、不同准备程度的新人进入不同板块，就像不同进度的学生接受针对性的辅导。而来到新人面前的“师资”则包括王家卫、黄建新、宁浩、管虎、陆川等华语电影名导名家。

从这个角度看，梁鸣的过去12年如同在上海完成了“学考研奖”一条龙。2012年，他凭《日光之下》入围了上影节“中国电影项目”；2019年，这部导演处女作以“上海出品”的标签完片，随后一路在平遥、鹿特丹、大阪等影展受认可；2020年，《日光之下》重返上影节，进入“亚洲新人奖官方入选影片名单”；2021年，他成为“Y计划”的首批入选青年导演之一；2022年，其个人第二部长片《逍遥游》完成拍摄，并于次年申请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专门为“Y计划”定制的扶持资金……2024年，他已从当年拿着敲门砖的年轻人，成长为发现新人的伯乐之一。

今年的“Y计划”入选青年影人共8位，包括霍猛、久美成列、孔大山、魏书钧、赵舜5名导演，编剧陈舒，以及2名制片人谢萌、应萝佳。拿着证书端详一番，应萝佳格外兴奋，“我得确认这上面真的写了‘制片人’三个字，因为在国内或者国际范畴，能给制片人单项鼓励的，实在太难得了”。梁琳也证实了这点，“电影是投资，而不是投机”，新人创作者往往知局部而不懂一部电影生命周期的全流程，好的制片人理解新人在艺术上的追求，也能更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唐蔚二(左一)与本届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曹保平(右一)为《这周五的游乐场》剧组颁奖。

好地帮创作者找准定位。“上影节能在关注导演、编剧等内容创作新人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制片人，是基于上海对电影产业、人才成长的全局认知。”梁琳说，为新人提供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扶持，其实是在人才培养上实现了闭环。

紧扣创作、对接产业，为电影注入新活力

为亚洲新人、中国电影的未来搭

建平台、注入新活力，始终是上影节的使命与追求。仅从“Y计划”和创投训练营的入围名单，便不难发现未来佳作好片的“预备役”。

比如魏书钧，这位新晋“Y计划”人才或许能成为下一位从上海平台飞往更广阔世界的电影新锐。2020年，他的《永安镇故事集》在上海入围创投项目，随后，电影在上海立项，并在2023年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三项提名。今年，魏书钧的《阳光俱乐部》在上影节首映，还入围金爵奖竞赛单元。

又比如创投入围项目《寒江别》。2019年，张新阳曾带着他的剧本项目来上影节敲门。故事在一座江边古城展开，以一个少女与僧人的日常劳作作为线索串联起几个小人物的生活切面。这个故事入围了剧本项目，张新阳从上影节得到了很宝贵的建议，“永远要保持对世界的高度敏感和对人的感知力”。今年，重返上海的项目得到了陆川、姚晨和梁琳的一致好评。“这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姚晨说。其实翻看各级阶梯上的作品名

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 揭晓六大奖项

《这周五的游乐场》摘得最佳影片奖

本报讯(记者王彦)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昨晚揭晓六大奖项。中国电影《这周五的游乐场》摘得最佳影片奖。

《这周五的游乐场》里，导演曾志将目光投向护士宋倩的一周。当丈夫决意离开，宋倩在母女三代的情感交流中哑口无言，在追求者的热切攻势里手足无措，又在寻找丈夫的奔波中心力交瘁。游乐场的一桩意外后，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的三重不同身份。

印度导演阿比拉什·夏尔马凭《以火之名》斩获最佳导演奖，萨提亚·兰詹也因在该片中的出色表演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另一部印度电影《异羽之鸟》的女演员贾亚士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来自中国的张旭煜和黄绍辉分别凭《鱼刺》和《栖身塔》获颁最佳编剧和最佳摄影奖。

恰如今年的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曹保平所期许的，“创造力、独特性、陌生感”，这些珍贵特质是“亚洲新人奖”致力寻找的，第二十一个年头的“亚洲”正不断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发掘电影新人导演，扶持亚洲电影新生力量，促进亚洲电影散发多元活力。

会发现青年导演们的选材很广——爱情、女性命运、小人物的困境、不同民族人们的生活……各种题材、各种类型，都可以是他们表达的对象。鲁丹、张新阳、万波、王籽璇……这些今天看来尚显陌生的创作者名字，将就有可能成为观众的熟人。回想起来，宁浩、张杨、文牧野等也都是在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拍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管虎说：“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紧扣创作、对接产业的上影节，努力为中国电影、亚洲电影注入更多新的活力。

片场·视线

《闭上眼睛》：看到开始，看到尽头

■本报记者 柳青

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是花园里的双面雕像，这是罗马神话里的雅努斯，掌管开始和终结，一张脸回望过去，一张脸眺望未来。

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今年84岁，他的第一部长片《蜂巢幽灵》完成于1973年，第二部长片是1983年的《南方》，之后是1992年的《楫榭树阳光》、《闭上眼睛》是他时隔30年的最新长片，这部电影成了凝视着他创作生涯的“雅努斯”，看到开始，看到尽头。

电影开始于1940年代中，盖世太保撤出法国，然而隔着比利牛斯山的西班牙仍被弗朗哥掌控。一个私家侦探被请进一座幽暗的庄园，主人是在法国避难的西班牙犹太富商，他请侦探去中国寻找他流落在上海的混血女儿，唯一的线索是一张女孩持扇的照片。这部看起来很怀旧的年代剧戛然而止，观众发现这是戏中戏，是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因为拍摄半途，男主角不告而别，从此失踪。电影搁浅，被封存在制片厂的仓库，导演也离开电影界，以翻译和写小说谋生，隐居在海边的渔村。20多年过去，一档电视节目重新发掘这桩“悬案”，导演就此重逢了消逝的时光、残存的记忆以及电影的遗憾。

《闭上眼睛》有让人眩晕的开场，仿佛奥逊·威尔斯那辈人的遗失杰作。戏中戏的谜底很快被揭示，2012年的马德里街景出现在镜头下，简洁的线条、大面积冷色调的色块以及玻璃幕墙的反光，画面褪尽柔和的颗粒感，急转直下，温度是冷的，节奏也是。戏中戏的电影片名《告别的凝视》，这个名字是过于明白的隐喻，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这个媒介就像故事里被寻找的少女，它是凝视的对象，也是告别的对象——对电影里的导演米盖尔是这样，对现实中的艾里斯更是，米盖尔是艾里斯的镜像，是在大银幕上的代理人。

为了回应电视节目组的摄制要求，米盖尔去制片厂和剪辑师的家里寻找20年前拍摄的两卷胶片，20年过眼烟云，电影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影的形式、制作和传播方式都翻篇了。留在胶片上的电影，那部《告别的凝视》以及此类电影，



《闭上眼睛》剧照。

都是时间的遗迹。上了年纪的剪辑师的私人库房如同电影考古的田野现场，“正片”“负片”“声音拷贝”这些名词有如蒙尘的考古名词。“我们把它放到声画机上瞧瞧。”老剪辑师的这句台词会勾起多少老电影人的愁绪？全世界的洗印胶片的技术厂陆续关停、转型，为数不多的“声画机”被私人收藏或收入电影博物馆。一个脱离电影工业几十年的导演和一个留恋胶片的剪辑师抱头自嘲是“工业的遗骸”，他们回忆销声匿迹的演员胡里奥，感慨他曾经风华绝代，转瞬风流云散，悲叹“他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面对老年”。两个老人的对话机锋暗藏，句句议论演员的成就和陨落，句句语带双关，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作为特定媒介的电影，在这二十年的境遇何尝不是类似？

但《闭上眼睛》所表达的并非落寞的怨怼。电影进展到三分之一，导演米盖尔找到胡里奥的女儿安娜，昔日的少女已是中年妇人，她带给米盖尔一张他和父亲都是小伙子时的合影。这张照片清晰地充满画框，米盖尔的画外音回忆他们年少时的往事，然后，镜头转向安娜，长久

地停留在这张带着岁月痕迹却依然美丽的脸上。整个电影里最惊心动魄的片段出现了——现实中的这个女演员也叫安娜，她出演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是《蜂巢幽灵》里的小女孩，当镜头凝视着她的脸，在长时间的特写画面上，57岁的她的哀矜神情和她7岁时惶惑的模样是重合的，50年的痕迹在这个女演员的身上清晰的，同时，电影压缩了50年，让此刻和过去同在。这是一段也许只能在大银幕前感受到惊人效果的影像，这是一个老导演的自恋和乡愁吗？并不是，而是艺术家强烈地渴望留住时间，整个影片的信念在这里格外清晰，它在意的是影像和记忆、影像和时间的哲学关系。

电影里，命运和讲故事的人们开了个玩笑，电视节目播出后，一个地处偏僻小城的养老院社工找到米盖尔，她认出消失的胡里奥是养老院保留的一个失忆的老人。米盖尔赶到养老院，他确认了胡里奥的身份，因为他的随身物品里有一张从片场带走的道具照片和一颗国王的棋子。困惑的米盖尔和疗养院医生讨论，胡里奥是主动地舍弃了他的前半生并如愿变成“没有记忆的人”，还是遭遇意外和病变成了这个模样？其实这

个问题的真相已经不重要了，胡里奥突然从片场消失以后的“历险”也不是重点，唯有此时此刻的现实触目惊心，这个没有记忆、没有历史、没有身份认知的个体，他和世界仅剩的连接点是一张照片和一颗棋子，而这些是一部虚构电影的道具。

电影可以负荷人间的记忆和历史，她无法阻止时间流逝和老父死去，但她给他带来最后的情感慰藉。如剪辑师所预料，奇迹没有降临胡里奥，他迷失在现实和虚构之间，丧失自我认知的他看不到过去，也失去未来，但他看着他认不出来的20年前的自己，泪如雨下——这个画面构成一个老导演的天鹅之歌，如果电影像雅努斯那样掌管人间历史的开始和终结，那么它看到的全部过去和未来终将定格于感情，如果电影终会随记忆、历史被时间带走，至少还有感情能被唤回。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从读到第一页杜拉斯时，他便无可自拔地爱上了她。准确说是她的文字。通信六年，终于得见，从那一天起，他便成为她的情人、演员、助理、司机、护工，哪怕对方大了自己整整38岁。此后16年，扬·安德烈亚，这位连名字也由杜拉斯改定的年轻人，始终陪伴杜拉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成为她丰富情史的最后的一笔。

你以为这是一对神仙眷侣？可殊不知，这份爱狂热到近乎窒息，甚至有着情感控制和暴力的倾向。而又是什么，这位年轻情人在短暂逃离后，仍选择回到杜拉斯的身边，甚至在去世后仍选择与之合葬？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从文学到电影：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110周年”的影片《我想聊聊杜拉斯》，带我们回到了二人故事的最开始……

电影依据1982年扬·安德烈亚接受记者米歇尔·芒索采访的录音整理而来。彼时，这位比杜拉斯小38岁的情人，已经与她同居两年。面对杜拉斯的邻居闺蜜、知名记者，扬巨细靡遗地倾述着自己从粉丝到情人的身份变化以及心路历程，以自己的视角定义诠释这段惊悚世骇俗的忘年恋，袒露自己对杜拉斯的爱慕与欣赏，也战战兢兢地流露着对方完全支配自己生活的恐惧与无奈。

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其95%的情节，只发生于逼仄的阁楼房间，只有扬的自陈。而谈话电影能牢牢抓住观众的首要原因，当然就是这段经历的特殊：从扬22岁时阅读到《塔奎尼亚的小马》起始。这一读，便令杜拉斯执掌的《印度之歌》来到扬所在的小城举办观影见面会，扬要到了杜拉斯的住址，并开启长达六年的通信。直至有一天，扬通过杜拉斯的真名在黄页上找到了她的电话。没多久杜拉斯便提议见面。而这一见，他便没能再离开她。时年扬28岁，杜拉斯66岁。

影片全程几乎以口述展开，透过扬的讲述，我们每个人都仿佛置身第一现场，成为这段忘年畸恋的“窥私者”。诚然，从猎奇角度看，这段关系里也有最挑动大众神经的忘年恋、女强男弱、情感控制，甚至是暴力，不过无论导演手法还是演员表演都极克制，这令这段情史变得幽微

《我想聊聊杜拉斯》：感情的秘密落在电影之外

而深刻——90分钟里一股难以名状的悲伤与热烈，随缓慢移动的长镜头暗涌。

整部影片还有一个有意为之，那便是杜拉斯的“不在场”。要知道，采访的发生地，正是她与扬同居的郊野别墅。而采访扬的，也正是她的邻居闺蜜米歇尔。足见这场访谈哪怕不是她的主张，也获得了她的默许。但，整部影片只透过米歇尔的视角，隔着窗户给到杜拉斯模糊身影。但事实上，杜拉斯又处处“在场”。扬的每一句都关于她，采访中不接不休的铃声，是杜拉斯的厉声提醒。而在零星的补充历史采访和片场记录里，处处可见她对扬的绝对控制。她引扬进入自己的镜头，却斥呵对方的不专业，甚至不惜使用贬低的字眼。

比起电影，现实总是更加吊诡。从电影里看，这段在两年后就似乎要分崩离析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竟延续了16年。其间，在扬的协助整理下，杜拉斯出版了多部作品，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情人》，它是少女杜拉斯的青涩初恋回忆，而倾诉的对象，正是暮年时眼前的年轻情人，扬。

由此来看，扬的或许并不是米歇尔初时爱到的“臣服”，也不是扬自辩的“接纳”。权力与控制从来都是流动的，看似掌握绝对主动与主导的杜拉斯，却是最害怕扬逃离的那个。于是，她用热烈的爱，用暴君的话术，用压倒性的名望，用欲望的无休止索取，用几近软禁的控制，去留住这个年轻情人。而反过来，尽管扬曾有过逃离，也用最直接的暴力来反抗着杜拉斯，可他终究痴迷于“拥有杜拉斯”这几个字所代表的权力。

电影尾声披露，扬在将录音交由米歇尔“暂时保管”后，直至2014年去世，都没有要回。此后，米歇尔将录音交由扬的妹妹继续保管。米歇尔逝世后一年，2016年在扬的授权下，访谈才最终出版成书，书名就是《我想聊聊杜拉斯》，进而有了这部影片。这不只是丰富了万千喜爱杜拉斯读者对于她的认知，同样的，也令诸多看客，从名人八卦轶闻猜测之中，回归到更具普适意味的亲密关系思考之中：爱是什么？爱可以带来什么？爱又会摧毁什么？

可见，一段感情长久的秘密，终究落在了文学之外，落在了电影之外。